

细密的血丝在浑浊的眼珠上织就傍晚时分挂在燃烧着的温暖炉火一侧的产自伊斯法罕的地毯花纹，又伴着一声喇叭淹没在两道骤然炫目的明黄灯光里。

你的左前臂觉得寒冷，可你身体的重量驳斥了巴甫洛夫，让你没有缩回手臂。如果不幸地不敌巴甫洛夫的雄辩，那么引力会从暗中跳出来占据主导——你会身子失衡倒在地砖上，而你很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你依稀记得那件皮大衣的下摆有些随意地盖在掉了漆的沙发一脚上，旁边是一双棕色的高帮靴子，穿在一双腿上，想必被近旁的炉火烤得相当惬意。而那腿的主人正讲到辛梅里亚文学史上的关键转折点，激动地挥舞着双手，连带着小圆桌上的黑咖啡都起了同心圆波纹。

后颈的肌肉像是骤然被抽去了盖伦所谓的某种生机或者叫活力，使橱窗因额头狠狠撞上而发出在你颅腔内回荡的可与不久前午夜报时钟声相较的长鸣。现在你的额头和左臂贴在同一块冰凉的玻璃上，睫毛浸着从你湿冷的头发上滴下的雨水，这让你的思维同视野一样模糊不清。

你当时往火里多添了两块木柴，抬头便对上那位女士友好询问可否在你对面的沙发落座的目光。可能因为你讲到尽兴处把桌上的半杯酒一饮而尽，也可能因为那两块木柴放出的额外热量，总之你觉得周身暖洋洋的，十分舒适，便相当鲁莽地决定开启一个新话题，即使你并未抱着对方对此表现出兴趣的指望：你决定将你四五年来一直秘而不宣研究着的那个东欧小国辛梅里亚的近代文学史和盘托出，向面前这位显然也应该是从事某个领域文学研究的人——不到一小时内你们已经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己——仔细讲解，同时也是为自己梳理，这段日子里你如何藉由各种旅行和出差的机会从各地图书馆馆藏、出版社的落灰仓库、小报刊亭内垫桌角的材料中努力搜集有关那个随着奥匈帝国的轰然崩塌而昙花一现的民族国家的所有资料。

你的膝盖感到湿润，不，是寒冷，又湿又冷。真奇怪啊！湿和冷应当是两种可以被完全区分开来的感知才对，毕竟干湿和冷热产生了四种互不相同的组合，决不可能这之中的二者会被混淆。可你实在说不上来此时你的感觉是否纯粹，它在湿和冷之间跳跃、转换，一时躲在其中一方身后，当你试图感知时又转向另一方。所以湿的感觉是否需要某种流体的浸润？需要无孔不入地完全贴合你的皮肤，包住你的每根汗毛，你才会感到湿润？照此说，你的额头此刻也应感到湿润才是——窗玻璃紧紧贴住了它，将寒意传向你的大脑，你甚至没法调动自己的肌肉来使得二者分开。那么简单推断，玻璃应当具备流体的性质。这是个你以往从未想过但完全合情合理的结论，你为此很高兴，甚至闪过了你刚念大学时就抛弃掉的想当一名自然科学家的念头。

但你后来还是选择了文学的道路，并且一直独自走到现在——虽然你的主攻方向是德国文学，同行争论相当之多，从这一点看你并不孤独——但你也许心里坚定地认为你一生的真正事业，你应当毫无保留地将之作为生命的一部分的，是你一直暗地里研究而从未与任何人提起过的那一部分。

你突然悲伤地发现，雨还没有停，从你不由自我意识决定地跑出楼门起，雨就一直没有停。所以你的额头，还有你浑身上下，全被雨水浸透了。所以你的额头和橱窗玻璃之间的确隔着一层雨水！这千真万确。那么毫无疑问，湿润与否与玻璃是毫不相干的，完全是水在作祟！天哪，之前你下了多么武断的结论！幸好你没能成为一名自然科学家。

第二次拿起空酒杯又放下后，你发觉现在的情况是，你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听者，而对方正侃侃而谈。这种难以察觉的自然转变是有原因的——对方所阐述的每一条观点都正像是藉由她的口道出你的心，有时几个前提刚刚设下，你的思维和她的言语便同步得到了结论，那个在你心里埋藏已久的结论。

那两道使人目眩的灯光闪烁了两下，熄灭了。车门打开，踏下一只高帮靴。现在你又从惨淡街灯的玻璃反光里照见一张憔悴陌生的脸。

只是一次中途离席，事情就回到了你熟悉而厌恶的样子。对面沙发上空空如也，桌上留着半杯无主的咖啡。你甚至没来得及问她的名字。

所以你徒劳地奔进这个雨夜。

二三年十月于京